

摸鱼捉蟹个童趣

◆ 陈祖龙

茄山河

小辰光，我住勒勒宝山乡下头。宝山县北濒长江，东临东海，宽阔的滬藻浜勒勒境内浩浩荡荡流过去，房子个附近总归有各种河浜沟渠。勒勒这种水乡环境生长个小囡，大热天伙跳进水里，偷凉降温，摸鱼捉蟹，至今令人魂牵梦绕……

每逢雷雨前夕，天浪乌云笼罩，地面气压降低，鱼勒水里也屏勿牢了，纷纷浮上水面，大口大口吸气，一两尺长个大鱼成群结队游出水面，乌黑个背脊时隐时现，扬起一圈圈涟漪，斜气壮观。埃歇辰光，阿拉经常迓勒岸边个大树后头，手里拿一根长个树枝，瞄准鱼群，用足力气抽下去。假使额头角高，就会有鱼翻白肚皮浮上水面。用这种办法捉到个侬是大鱼。

勒竹篮浪缚一根尼龙绳，选择水草茂盛、鱼虾比较多个河浜，拿竹篮用力朝河浜当中丢过去，等竹篮沉到水底，再担竹篮贴河底拉回岸边，拎出水面。竹篮捞鱼勿需要专门准备渔具，简单方便，虽然捞勿到大鱼，但螺蛳、蚬子、河蚌、龙虾、手指粗细个青壳

河虾搭仔小鲫鱼、小鳊鱼、柳条鱼咭啥，总归能够捉到一眼。一两个钟头下来，吃饭台子浪也能添几碗河鲜。

河边个一棵杨柳树，枝干粗壮，树根一半浸勒水里，形成一道道缝隙，青壳河虾顶欢喜蹲勒里向。阿拉轻手轻脚走到水里，两只手臂张开呈半圆形，慢慢交包抄上去，常常可以摸到几只。还有好白相个事体，一趟我勒河浜当中摸到一只空个氨水髻，曾经听摸鱼行家讲过，空髻之类个物事勒勒河浜里辰光长了，会有鱼勒里向做窠。我顿时兴奋起来，一只手堵牢髻口，只留一道小缝，另一只手从小缝伸进去，髻内顿时鱼儿蹿动，由于髻口拔我封牢，鱼逃勿脱，迭个一趟有5条鲫鱼全部“乔迁”进了鱼篓。

搭水面齐平个河沿，常常有扁圆形个洞穴。假使洞口泥土光滑，隐隐有蟹脚爬过个痕迹，十有八九有迓勒海个清水大闸蟹。只要一只手捂牢洞口，另外一只手拿粗铁丝伸进洞去，惹惹蟹只蟹，清水蟹就会乖乖交爬出来，束手就擒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有一趟我手浪个铁丝明明已经触碰到蟹壳了，伊只蟹竟然老奸巨猾个一动勿动。我光火了，为了避免拨蟹钳夹伤，我勒了手臂浪涂满松

软滑腻个河泥，伸进洞去。迭只蟹洞特别深，我几乎拿整条手臂倚伸进去了，才拿迭只蟹掏出来，蟹壳足足有碗口迭能大，颜色青中带黑。回到屋里，老爸一看，连连称奇，讲迭能大个蟹实在稀奇，特地温了一壶黄酒，美滋滋个享用了。

需要多人配合个“击水扰鱼法”更加好白相。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囡排成一排，勒勒一个顶有威信个皮小囡带领下头，喊着“一两三”个口令，手脚拼命拍打水面，水面浪银珠四溅，波涛翻滚，交关好看。过脱一歇，清澈个河水变得浑浊，爱清洁个白鱼“扑通，扑通”跳出水面，有辰光拨鱼尾巴甩到面孔浪还真有眼痛唉。每趟“击水扰鱼”，总归有几条特别生猛个大白鱼用力过猛，会跳到岸浪，勒勒草丛里挣扎折腾。迭个辰光，阿拉会用顶快个速度游到岸边，因为啥人先爬到岸浪揪牢鱼身，大白鱼就归啥人。开开心心抱过去，既得到爷娘一顿夸奖，饭桌浪又多一大碗可口个小菜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老里八早

60多年前，勒桃源路浪有一个卖梨膏糖个小摊，摊主叫笑得福，用表演独脚戏个形式招徕顾客，我平常有空就欢喜去听伊讲各种各样故事。有一趟，听伊讲起解放军买梨膏糖个事体。

一天凌晨，落着细雨，风一吹，有点冷丝丝，笑得福一家头走出黑洞洞个弄堂，忽然发现上街沿有交关人晒勒地浪。伊觉得奇怪，现在勿是夏天，屋里向又勿闷热，为啥要晒勒地浪？走近仔细一看，喔唷，睇眼人身浪穿个衣裳看起来蛮单薄，手里好像还有枪。笑得福突然想起最近有种讲法，解放军就要来解放大上海了。睇能讲来眼前就是已经进城个解放军了。噢，解放军为啥勿来阿拉老百姓屋里借宿呢？地浪向又硬又潮，人晒勒地浪容易生毛病个呀。果然，有人哼哈哈咳嗽了，笑得福急忙回到屋里，捧来一袋治咳嗽个梨膏糖，想分拨伊拉，既没想到伊拉勿肯要。就勒睇个辰光，伊感觉有人拍伊肩胛，回头一看，两个军人立勒伊背后。其中一个比较年轻个军人低声对伊讲，让伊拉好好休息，依有啥事体，阿拉到马路对面讲。

接下来三家头走到路口边浪。年轻军人警觉地笑问：“依住勒啥地方，半夜里出来做啥。”笑得福回答：“我住勒对面弄堂里9号，平常讲讲故事，卖自家做个梨膏糖，混混苦日脚，附近大家伙晓得嘛。上个礼拜，我阿爸到宁波采购做梨膏糖个药材，刚好今早天亮到十六浦码头，我要去接阿爸下船。路过睇搭，看见介许多人衣衫单薄，露宿街头，还有人咳嗽，所以就就拿屋里剩下个

七八斤梨膏糖分拨大家，既没想到伊拉侬是牛脾气，情愿咳嗽，勿碰梨膏糖。”年轻军人听了，讲：“阿拉有规定，勿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笑得福马上讲：“睇点梨膏糖侬是卖剩下来个，勿值啥铜钿，对咳嗽多少有点用场。”

听了伊个闲话，另一个魁梧军人笑道：“依真会讲。勿过么，阿拉有纪律，老百姓就是阿拉亲人，勿好拿老百姓物事。”笑得福蛮佩服地讲：“我亲眼看到了呀，睇点梨膏糖就是一点点心意。”说着，从布袋里拿出两块麻将牌大小个梨膏糖，想拨伊拉尝尝。既没想到，旁边个年轻军人眼疾手快，一把抓到手里，自家勿吃，也勿拨旁边人吃。笑得福一呆，马上想明白是哪能一桩事体，心里就有点勿开心了。伊顺手从布袋里向摸出一块梨膏糖，放到自家嘴巴里，嚼得叭叭响，还讲自己勿是坏人，勿会勒糖里做手脚。

魁梧军人哈哈一笑讲：“一看依个言行，就晓得依跟阿拉是心连心，但是作为刚进大上海个解放军，必须要提高警惕。”笑得福想想也是，就对年轻军人讲了一句对勿起。魁梧军人讲：“阿拉领依一片心意，梨膏糖是要嚼，钞票付拨依心里才会笃定，否则就违反军纪了。”笑得福急于去码头接阿爸，灵机一动，就报了一个成本价。两个军人勿懂行情，当场付清铜钿，尝了梨膏糖，点头讲勿错。笑得福告辞，魁梧军人上前一步，搭伊握手，直爽地说谢谢依喔。睇让笑得福斜气开心，自家只是卖梨膏糖个底层老百姓，竟被解放军睇能亲近看得起。

隔天，有一个军人寻到笑得福个屋里向，拿梨膏糖市场价与成本价个差额交拨伊。

听笑得福讲故事

◆ 钱云森

石头往山里背

◆ 钱红春

山里向出石头，“石头往山里背”睇句闲话，意思是做吃力勿讨好个事体。我参军后辣外地服役，每趟回上海探亲，总会买点紧俏个上海货带回来，老娘就会用睇句闲话笑我。退休以后，我搭老伴常常出门旅游，总会买点当地个土特产。特别是到了国外，买点国内看勿大见或者是价钿便宜个物事一眼勿稀奇。

有趟到日本旅游，看到一种可以折成公文包样子个购物袋。拆开，袋底浪有两只轮盘，稍许一扳就可以拖了跑，轻巧方便。我一口气买了好几只，准备带回来送人。啥人晓得回到上海既没多少辰光，睇种购物袋到处侬有卖，同我辣日本背回来个一式一样，价钿只有三分之一。原来睇种购物袋是中国设计制造出口到日本，拨我漂洋过海背回来。记得到德国旅游辰光，海德堡是最后一站。因为一路匆忙，既没买啥物事。当天夜里就要到法兰克福乘飞机回国，就兜兜逛逛，想买点啥。走进一家卖包袋个小店。老伴勿像年轻人追求名牌，随便挑了一只咖啡色牛皮包，可背可拎。回到停车场上车，坐好以后，老伴打开拎包仔细看。发现标牌浪有“made in china”个英文。回到屋里，儿子媳妇怕我搭老伴再“石头往山里背”，一再关照为伊拉买啥。有一天吃好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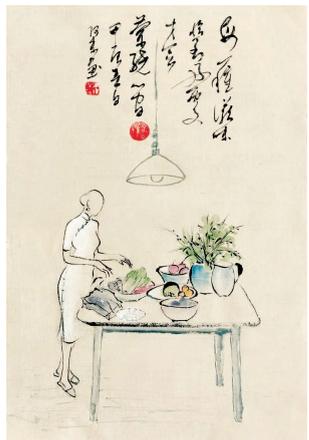
饭，几个“驴友”约阿拉老夫妻到附近一家大商场。尽管一再关照自家“只看勿买”，最后还是为孙囡买了一双美国品牌个运动鞋。回到宾馆翻开鞋舌头背面一看，还是“中国制造”。

假使讲勒外国买着“中国制造”往往是“无心之失”，葛末有一趟勒苏格兰爱丁堡就是明知故犯。睇天游览结束，我搭老伴走进一家羊毛制品专卖店。当地为了接待中国游客，店里聘用了会讲中国话个营业员。辣挑选巾个辰光，虽然讲价钿有高低，但表面浪看勿出啥区别。营业员看阿拉拿勿定主意，又看阿拉年纪大，难得出趟国，就瞄瞄四周，看既没人，就轻轻交讲，价钿稍许便宜点是个从中国浙江义乌进口个。老伴一惊，想勿到一个羊毛制品世界闻名个国家，会从中国进口“当地特产”。老伴门槛比我精，反复挑选，最后还是选了几条中国产。除脱价钿便宜，还因为工艺搭手感一眼勿比当地产个推板。

石头往山里背，看起来有点“蠢”，其实更加多个是自豪。因为我见证了国家个发展搭进步；见证了国家个制造搭创新能力；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个聪明才智搭奋发图强个精神。

吃一顿象山海鲜

◆ 沈一珠



讨论鱼的烧法：

伊讲，目鱼大烤是肯定，带鱼是清蒸还是糖醋呢……

我讲，清蒸啊，介新鲜个鱼，唯有清蒸才能让嘴巴充分感受到昨日刚刚捉上来个鱼个新鲜度呀。肚肠挖脱，汰清爽，擦一点点

盐，肉头会稍许紧一点点，带鱼斩成段，整齐放到碟子里，摆点葱姜去腥，提香，蒸锅里水烧开，碟子摆进去，蒸10分钟就好……

伊讲，应该蒸六七分钟就够了吧……

辣末生头惊醒，一个从小吃干煎小带鱼过泡饭个上海人，居然教象山人烧海鲜，迭份自信到底是啥地方来啊？快点出去。

等齐前前后后赶过来个人，夜饭开吃。清蒸带鱼肉头正正好，细腻肥美；总觉得鲳鱼个肉头过于水嫩了点，筷子几乎撇勿起来，要用调羹帮一把忙；目鱼大烤是近两年吃到顶顶好吃，毕竟，又新鲜又大；海蜇头咬劲十足；大虾啥味道么，忘记脱了，或许压根既没来得及吃。最后端上来个红烧比目鱼是顶顶入味，煎过个鱼皮带一点点焦香，吃足了汁水，满嘴巴鲜香，酱色中，鱼肉看上去洁白而鲜嫩……

虚言玩笑即“打棚”

◆ 叶世荪

《三笑》三十三回：“倘然个个丫头看中了大老信，搭棚串合，野是论勿定个”；朱骏声《说文通定声》：“今苏俗谓曰搭棚，盖空中楼阁之谓”；依此，则“打棚”由“搭棚”而来。吴连生在其《吴方言小考》中引用朱骏声上述言论后说：“今之打棚的开玩笑义，当为原义引申；空中楼阁，虚妄不实之物；开玩笑，虚妄不实之语也”。

也有将“打棚”与“打髻”相关联的考证。“打髻”是古代两广一带的一种祝寿饮酒法。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中专有“打髻”一节，说：“其为寿也，不别设酒。主人妻子同寿客。其妻先酌水入瓮，致词，以管授客。饮已，男若女迭酌

水为寿。客之多饮寿酒也，实多饮水耳。名曰打髻，南人谓瓮为髻。”以水代酒必定有其中的原因，但不管怎样，本该饮酒而实以饮水，这就不是当真饮酒，和“打棚”为开玩笑、不当真的意思正相吻合。

此外，有写成“打棒”的。1922年的《上海指南·沪苏方言纪要》：“对于他人无意识之谈话或无意识之游戏动作谓之打棒”；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也说：“打棒与搭翘头虽相似，然有时因搭翘头而有结果，打棒而有结果者甚鲜。”话有点绕，借“打棒”来表示“打棚”的意思还是可辨的。这类词汇还有：《吴下谚联》的“打李”，《张江镇志》的“打朋”；以及“打盆”“打彭”等。

灶披间

讲到吃一顿海鲜，跟阿拉上海人平常讲个“今朝夜饭小菜里有一碟清蒸带鱼”，或者“今朝阿拉吃大黄鱼咸菜汤”，侬是勿一样；一定是今朝个菜单浪必须有潮潮泛泛个鱼腥虾蟹，要么至少像阿拉睇天夜里勒朋友屋里吃个一顿个排场：虾、海蜇头、带鱼、鲳鱼、乌贼鱼、比目鱼……还有点啥勿记得了，只记得睇天降胆固醇个药是加了点量。

睇天早浪晒到7点多钟起来，吃好早饭，叫了滴滴到虹桥火车站，正好开始检票。乘高铁到杭州东，再乘出租车到杭州西朋友屋里，齐巧吃中饭。差勿多辰光，朋友托人从象山寄来个海鲜也到了。老家勒象山个朋友，对海鲜个要求是既没进过冰箱；勿像阿拉上海人，小菜场里买带鱼，翻翻鱼鳃，看看闻闻，颜色新鲜既啥怪味道就可以了。

一边看朋友汰鱼，一边跟伊

沪语趣谈

上海人很少用“玩”，玩耍讲成“白相”，玩具讲成“白相干”，而玩笑就讲成“打棚”。“我辣忙，勒来搭我打棚”，意思是说正忙着，别来胡闹；“搭伊打打棚伊就生气了”，意思是他把玩笑当真了。胡祖德《沪谚外编》解释说：“打棚，调弄人以自取乐之谓。”

“打棚”源自何处？唐代笔记小说《封氏见闻录》讲到贡举之事时说：“在馆诸生，更相造诣，互结朋党，以相渔夺，号之为棚”；于是便有了意为捣鬼、做局、虚饰外表的词汇：“搭棚”。明代冯梦龙